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九十二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碙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敏遂倚腹心進

授神策軍使賜令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
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
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
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
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
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
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東

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賕京兆尹鄭叔則右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訾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

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貧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為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雚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芀數百頃願以為內廏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廏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

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歛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撤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

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為有贏陛下所御饔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稟料殘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之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

聖主乃出令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娼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隐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

乃言捨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横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憸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廄

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搒掠之誣充没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匭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究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

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
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
疾臥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
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
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
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
司諡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歷間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

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齪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臥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没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

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禄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

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憸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

渠牟等其權侔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芊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將王惲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為長安令政

頗修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為甲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捽辱之死於廷邃家告寃御史大夫崔縱請窮

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為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毋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遼宄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廄宫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内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匼而已常薦李錡為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為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

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皐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皐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皐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

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雖訴詣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鷙色見顔間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

託實公詰曹刼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諭人逋租實格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掊取二十萬緡吏乞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贬通州長史市人爭懐瓦石邀刼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内移死虢州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

外郎典南曹銓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戸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

心也若相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宫觀自娱樂鏄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羡財隂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與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内其言鏄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内外官禀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内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鏄指所著韡曰此内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

詐也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譖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宫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户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

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鏄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寖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鏄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為司封員

外郎

鑄弟鏞字觧卿第進士鑄為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鑄不悅乃求分司為太子右庶子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敭其先太原人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竝擢進士而播起舉賢

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

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

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為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已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内者出入屬鞬佩劒姦人冒之以剽刼又動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為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虚使馳傳

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鏄及鏄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鏄播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

方旱歉人相食播捃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後七里港以便漕引後頼其利敬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闒通帝左右狀帝沖闇不内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

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謚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纍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閲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為失職拜禮部侍郎李㝏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為集賢殿學士拜陜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

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
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
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
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
勢不從寘于法豯是廥積咸出民頼以生召授兵部尚
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濵漢塘堰
聮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
年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

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戸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
訓誘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
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
雨願寛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觧帝錮
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
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
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改太子少
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禄賜為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

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為章陵鹵簿使東都留守召為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内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

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慼加於人
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
莊恪太子薨詔為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
事令使者口質起具牓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
宣它撰集亦多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鐐自有傳起子龜
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
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

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為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為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為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為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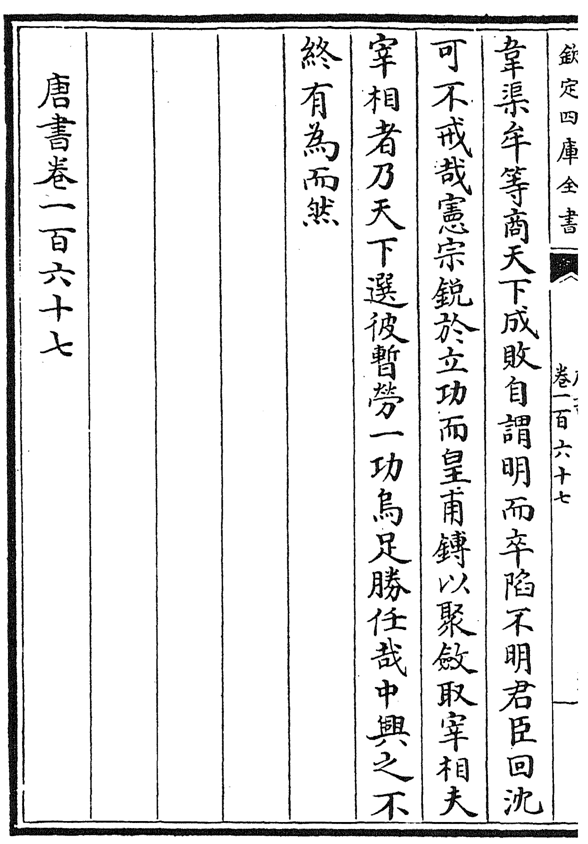
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廕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儉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中為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旱作木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

年賦市芀木豎周十二里罷歳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
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冐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
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為寇也思武戍卒
服短後褐以黄冐首南方號黄頭軍天下鋭卒也初交
阯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黄頭軍將度海襲我矣
相率夜圍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黄頭軍式徐被
甲引家僮乗城責讓矢櫓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
初容管獘歎不歳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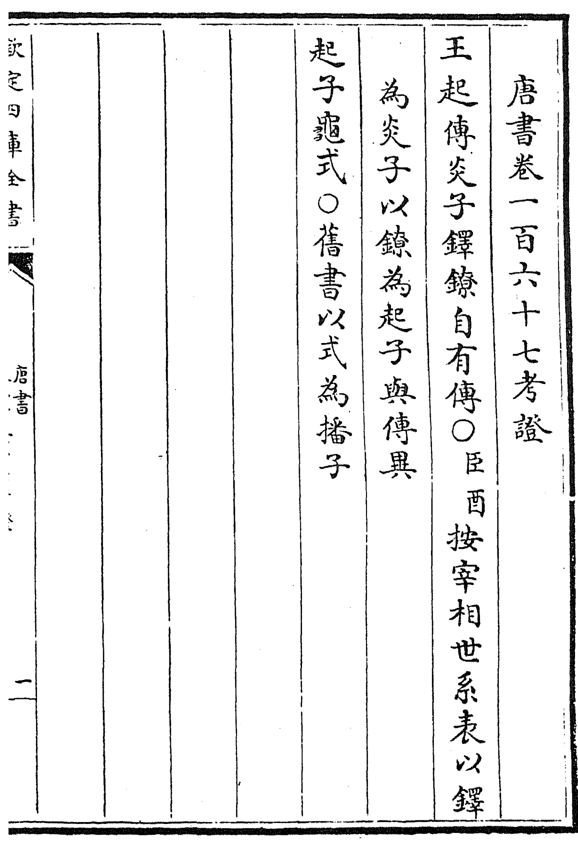
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
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
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
右宦要旨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
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
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
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
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

鶻還隷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
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
之利慈溪民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
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瑊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
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
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
降武寧為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



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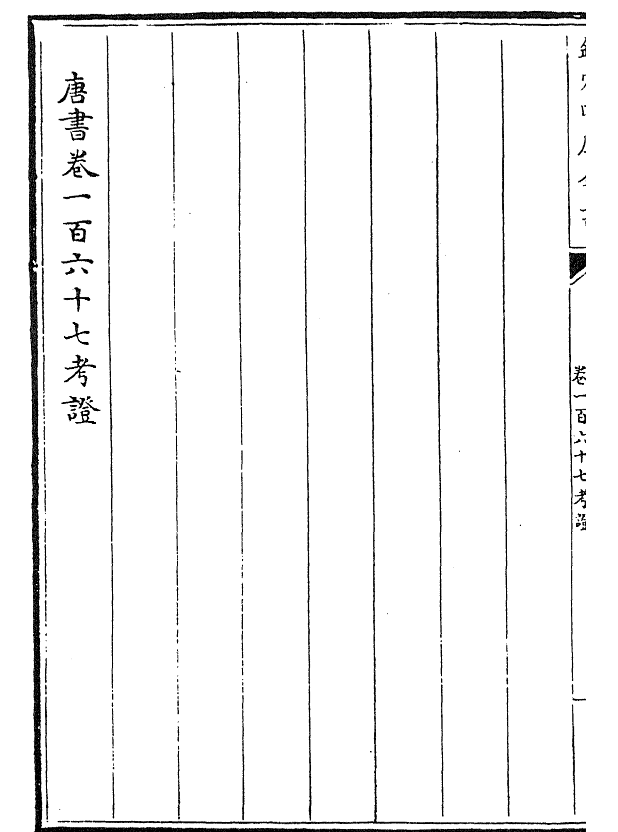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王起傳炎子鐸鐐自有傳○臣酉按宰相世系表以鐸為炎子以鐐為起子與傳異

起子龜式○舊書以式為播子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三

韋王陸劉柳程

韋執誼京兆眘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祓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

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宫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鉤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

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
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隼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
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
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
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内禪流叔文伾分北支
黨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黄裳之壻故
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
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

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𡬶羣

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群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黄門陛

下素厚叔文卽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温使吐蕃惟質泰諫凖畢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為伊周管葛復出僴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戸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

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衰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兎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

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毁短我我将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為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将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将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

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
子群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
歔欷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順宗
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闒茸貌寢陋楚語無它大
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
又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見
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賕謝

日月不關為巨璽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曄者涚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歳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

宇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秦字
安平有籌畫伾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戸部郎中神
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沖七代祖澄仕梁為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
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
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
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
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

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為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

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

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

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内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

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

雍頖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
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
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
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
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
其教今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
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
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

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餙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隷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養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

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
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
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兎
葵燕麥動揺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
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
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
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
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

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甞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户部尚書始疾病自為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陿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奕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

佑為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為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温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者皆與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曽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

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絶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
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
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
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
于内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
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
媢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
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

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悦仇人之心日為新奇
務相悦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
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
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
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居蠻夷中久慣
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恬

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
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
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
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
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
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為徒不
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

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䰟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

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𩈾䬾事既壅隔佷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黨與幸獲寛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

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胸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寛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

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
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
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
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
以恇怯湮涊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
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

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

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

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鞅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没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鬬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揔揔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敺其内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

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决
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
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
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游
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
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
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
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

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寛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祅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

號休用夸誣于無知岷增以騶虞神鼎脅敺縱躡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鶩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疏為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

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悦懌用抵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

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諿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寛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為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榖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

白雉亡漢黄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
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
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
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
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
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灊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敺
乃夷懿其休風是喣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
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

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巳拱之戴之
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蝦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
之昌依宜仁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
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昌徒祝
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
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昌不爾思有號于天
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
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

求處卑汚以閲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
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𢼸誠
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
禹之為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
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
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
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

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兹道以為服讒妬搆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逄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

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淩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 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遥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攅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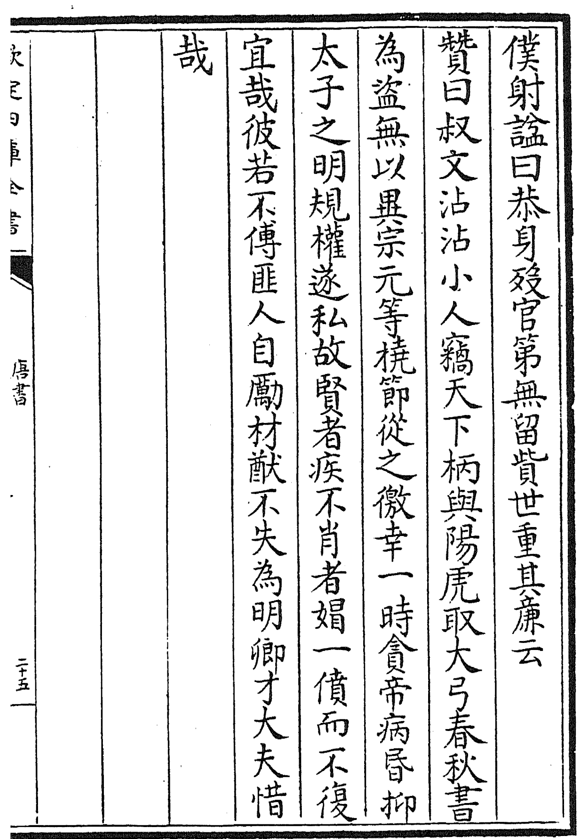
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
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絶兮退伏匿又不果
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褭余志之脩騫兮今
何為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
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
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横江
兮泝淩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茍
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

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
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
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
為母子永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
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
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
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為
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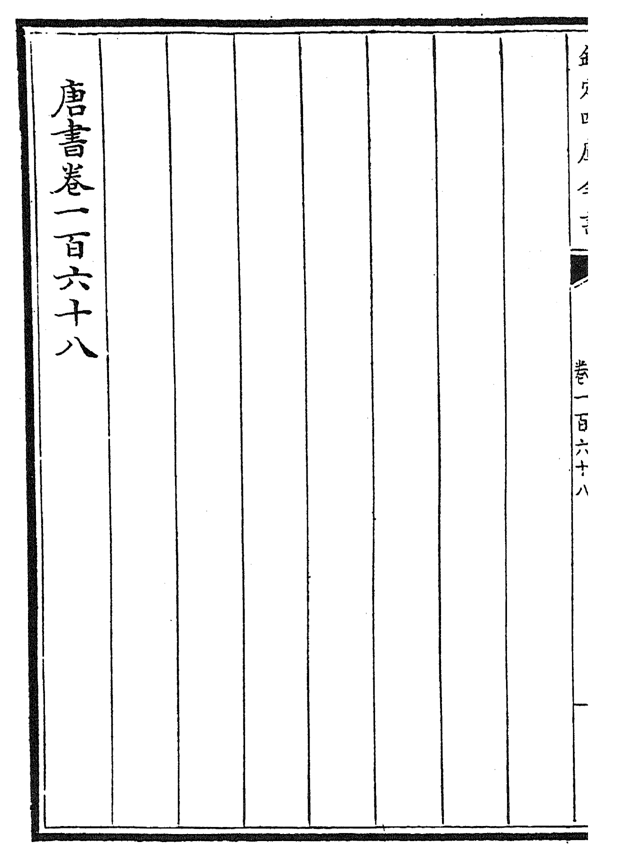
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為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為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

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
兩稅使异起退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
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因
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斂經用
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
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
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橈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娼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明卿才大夫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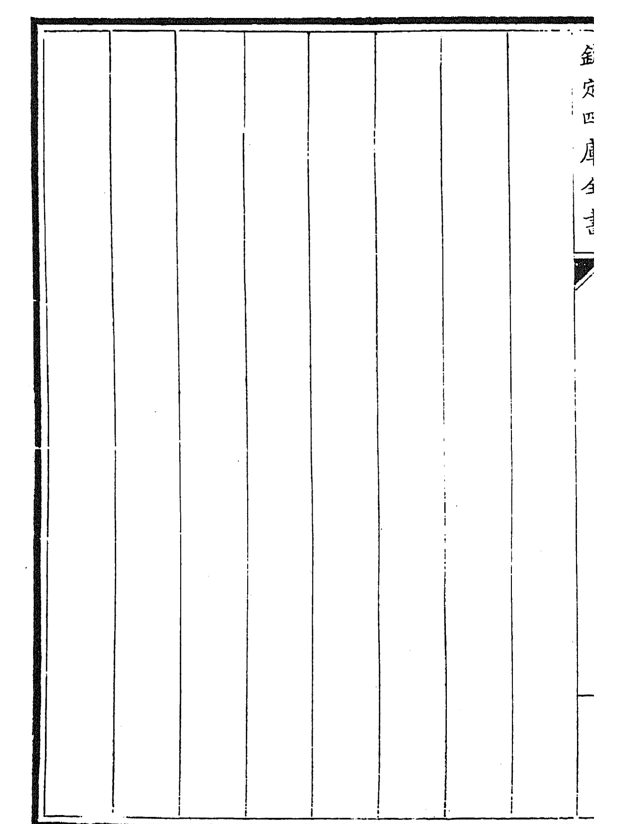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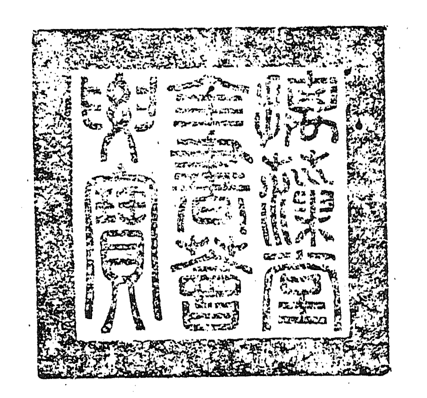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六十七第二頁前三行京兆尹鄭叔

則右尉刊本右作佑今改

卷一百六十八第十三頁後三行猶足蒸出芝菌

刊本菌訛茵據柳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九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四

杜裴李韋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懐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黄裳得詔判其

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黄
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
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賔客居韋曲時中人欲
請其地賜公主徳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
卿時王叔文用事黄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黄
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
事黄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
太子總軍國事擢黄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

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
朘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
黃裳知帝鋭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
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薄書獄訟百吏
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
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
士傳飡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
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

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冮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黄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黄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黄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别

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黄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黄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歷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為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黄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户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為宰

相及蕭鄴罷為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
尚書出為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
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
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
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
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
吾儕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

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戶部侍郎帝器垍方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垍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

言帝在殿中常呼珀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珀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珀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珀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珀固争以為從史苞逆節内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

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垍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垍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璀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垍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詘法

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瘠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罷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

洎奬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洎洎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洎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洎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為兵部尚書洎之進李

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衘之會垍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録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垍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為修撰否者直史館以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

絳議斥武絳言垍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垍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吊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為盜掠服

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眞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愼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

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為俳說廋語相狎眤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為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為謟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

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
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之者何致而然及祈
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
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
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
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

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别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吴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吴少陽

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寖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户部尚書謚曰貞簡藩材能不及常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夐八世孫父肇大歷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

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
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
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
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
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
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
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
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

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
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
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廕子補齋郎貫之不
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
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
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為
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
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

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
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
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
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
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
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
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
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佗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

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駮故罷為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為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顗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為州刺史顗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横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内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

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内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静寡欲十年不肯調

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兩

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嘗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還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揺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緑自緑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

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户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玭曰吾本不為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寖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為

吏部侍郎復出為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悦坐
吏部時史盜簿書為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
尹辭疾不拜旬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
戸部尚書謚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
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
將以為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
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為學士時帝嘗曰朕
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

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為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綴貫之凡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為舉首綴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綴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匄解職每請帝

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為黄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頤養邪勅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為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温

温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髙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

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搆罪不測温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閤切争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漏錞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鋭監王堪奪其稟自敕中人葺之温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修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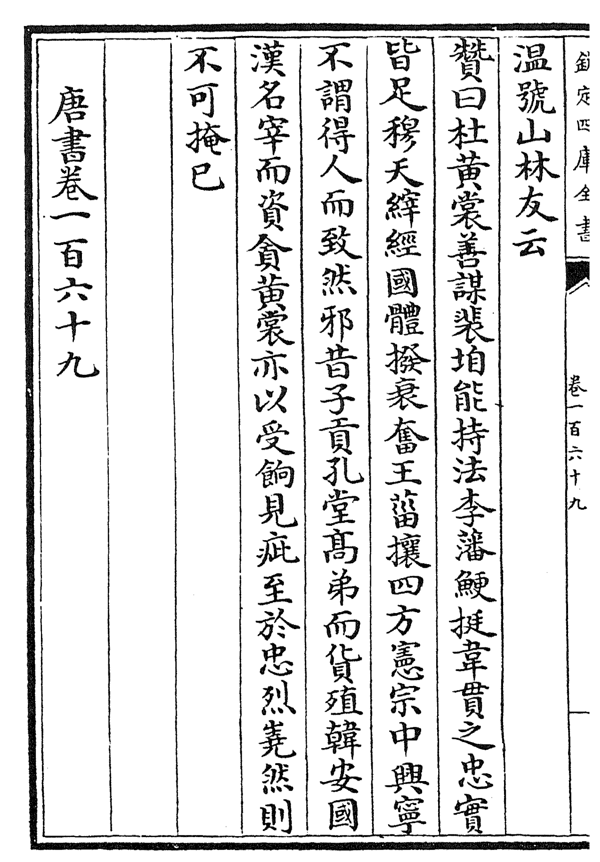
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臯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修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温因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

翔表為副温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注起
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
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温不得任近職至是
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温用亂命
葢所以為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
李固言薦温給事中帝曰温素避事肯為我論駮乎須
太子長以為賔客久之卒為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
讀晨詣宫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

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
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户參軍厚賂
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温悉
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温曰陛下訓之不早非
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
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温使户止即上
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温執議不移
詔改勗撿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

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為陜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没身不負斯誡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

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珏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
不從及皆謫温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
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温少合所善惟蕭祐
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
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
倩祐為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
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
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謷然不以塵事自嬰故


温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黄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務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畱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髙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黄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